高峯文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高峯文集卷五

宋　廖剛　撰

奏狀

乞禁戢州縣廢格德音奏狀 吏部侍郎

臣自權侍講先蒙陛下垂問閩中盗賊事聖慈惻怛無間遐邇乃者偏師一出悉已蕩除亟推渙澤加惠善良在程也然臣竊聞多州縣官吏廢格德音尚仍舊態或追積欠謂非今赦所捐或行和糴軍糧復行科配

或被賊驅虜之人執據歸業百端邀乞不即給還物産大抵赦書多只畧行張掛隨即收藏蓋姦貪之吏尚欲取之於民故不樂使之通知雖赦書有許越訴文彼凋瘵遠民詎能自達於朝廷臣願嚴降指揮專責諸監司受理訴詞不得輒有阻抑如州縣推行敢有一事違戾並重寘典刑庶幾聖澤實及於民一方幸甚

轉對論屯田奏狀 給事

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

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為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

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弟同科蓋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
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
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
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
而况無死之懼乎此三説也三説誠行則兵食足而民
力紓矣非徒如此種粟既多則人相與出力以禦外患
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之諸將

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資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為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為而輙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為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議廟祧中尚書省狀 刑部侍郎

臣某聞天子之廟四親二祧與太祖而七古之制也然禮有以義起者故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文武雖親盡而不祧非禮之經也後世有始封如后稷則為太祖可也

得天下如文王武王則不祧可也如其不然則當遵古制而已是以漢高帝以崛起有天下為漢之太祖而太公以上無與焉本朝藝祖有天下雖戰爭揖遜與漢不同而崛起則類也然則東向而為太祖夫復何疑然又有可以義起者如太宗皇帝既有一天下之大功又實我之祖則異時長居昭而不祧誰曰不然自此而降親盡則祧不必為後世有功有德之說可也何以言之漢以孝文之德孝武之功為不遷之宗後世有不以為然

者為其出於一時之見而非古制也是以本朝議不祧
之廟或欲以仁宗或欲以神宗紛紛之論已隨時而異
同矣要之宗廟者子孫所以追奉其祖先者也何暇擬
議其功德之厚薄而去取之哉故後世非如周文武之
得天下天下之所共與而不可遏則自太祖而下循序
而祧禮之常也況初不著於太祖之先者乎乃若後世
執兄弟為一世之説以謂太祖太宗止合作一室此又
未通之論既謂之太祖居獨尊之位則繼及者豈得與

並惟在昭穆之列則可以世世論耳此正當以義斷也至於三年一祫祭禮謂合食於太祖之廟是以太祖為主也則東向之尊焉可易哉然本朝自前祫祭僖順翼宣四祖咸在未得如周以后稷為主與享者皆其子孫是以姑遵晉魏以來故事虛東向之位蓋從權也自今七廟已備則雖千萬世太祖常居東向之尊夫復何疑斷自太祖則四祖神主遷之別宮當祫則即而享之前代每行之而議論之士皆以為當矣夫復何疑前乎太祖

者遷之別宮即而享之則後乎太祖者宜藏之夾室合食於太祖之廟從可知矣若五年一禘請以商人周人禘嚳明之則當禘僖祖為宜蓋禘之祭最疏為其雖遠亦不可忘而已設為生太祖而禘宣祖則失禘之義矣既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豈必近而親者耶

乞將磨勘合轉一官回授故祖父奏狀 刑部侍郎

臣近准吏部關報取會臣年勞磨勘轉官者伏念臣故祖父丕行修於鄉以長者稱事臣曾祖母甚孝曾祖母

享年九十有三臣祖父享年亦八十有八相繼皆見五
世孫世所未有人以為臣祖父純孝所致而臣於諸孫
特所鍾愛教以忠孝言猶在耳今荷聖恩致身侍從臣
祖父雖有美行無緣霑恩臣輙昧死上干天聽乞依劉
大中近例許臣將今來磨勘合轉一官回贈臣故祖父
丕一官伏望聖慈俯從臣子之欲特賜處分臣不勝榮
幸

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

檢准紹興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黄牒二月二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手詔節文應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
上實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以聞臣今到任及半年
以上恭依所降詔旨指揮條具民間利病五事須至奏
聞下項
一臣昨陛辭日嘗面奏本州自來無城欲到任修築蒙
聖訓修城自是守臣職事福建諸州軍往往無城然難
速就須是前後守臣相繼留意方得臣仰悉陛下愛惜

民力重興工役雖有不可已者亦必要之以歲月而徐為之也臣自到郡首行相視民居市井雖云凋疎亦頗潤遠若外城誠未可輕議舊來自有子城官舍倉庫刑獄皆在其中惟是修築滅裂初無磚石甃砌所以經雨輙壞今僅存基址而已臣欲乞隨宜且修子城然嘗計度周圍凡八百六十餘丈工力亦自浩大必須先備磚石然後乃可興工近城沿流元有官窰須破年歲工夫燒磚州之南邊溪水泛即到城門當用石作城脚治流

有採石去處臣愚欲望朝廷許本州招置壯城兵一百人稍視土軍衣糧不得他役逐漸招到便令燒磚運石磚石既備日用百工修築外更別作措置五七年間庶幾可得就緒也臣非不知招軍增費重惟州郡蕩然全無城壁理宜措置疲民既不堪重役如乞降度牒之類臣亦未敢而本州所管廂軍不多守城兵士常是通融差出尚猶不足却是軍糧頗常寛剩可以那融臣是以欲乞權置壯城兵士俟將來修了即減其數別填闕額軍

分如得允當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一臣伏見閩中差雇海船一事尤須措置蓋比年綱運
皆由海道又有防托等差使且如本州今年來已差過
一百二十餘隻以所詣州軍通融槩計每隻不下賠費
二百緡是以一歲之間科率百餘船戶凡二萬緡餘彼
亦何所從出臣自到官盡籍管內所有船隻立賞以絕
欺隱之弊非徒譏察盜賊亦欲差使之均覬稍息之也
續承准本路安撫司備坐樞密院指揮海船並結為保

伍毋得擅出必關州縣令則一一遵依施行所以防其為盜詳矣然臣竊以謂此徒制其末耳況今所謂船戶初非前日為盜之人彼方重困於差使則當有以賑卹之是謂急務臣請備言之大抵海船之家少上中戶輕生射利僅活妻孥者皆是今以其船盡載官物但量與之雇直一有風生疎失勒令賠備監錮禁繫動經歲時往往破家竭產終不能償其一二此一不便也平時海舟欲有所鄉必先計物貨選擇水手修葺器具經時閱月

畧無不備然後敢動則又必趁風信時候冬南夏北未嘗逆施是以舟行平穩少有疎虞風色既順一日千里曾不為難今從官中差雇則不然大率綱運多經期所需期限嚴迫州縣不得以時月為詞而遽遣之追呼監逐若驅盜然故每事不得如法而滯留褁費失陷賠償此二不便也臣愚欲乞參酌事宜每歲發納上供錢頗循舊例計置輕齎陸行必慮虧折姑請以其半附舟並軍器若物料等麤重地由海道庶幾差使不至頻併船

戸得以休息此救獘一也差雇必優其直仍以船力所
勝官載六分四分聽其販賣賠費既少優獲利息則足
以得其心力矣此雖在州縣緣財用闕乏又難得船官
吏以此不暇存卹要須明降指揮務令公私兩便毋得
盡妨其衣食此救弊二也應上供綱運並候夏季風信
順便盡數起發仍前一年差雇船使之預備交納官司
申嚴約束毋得邀阻使免守候滯留之費此救獘三也
臣謂海運省便誠未可已則如前所陳不可以不察若

重擾之而不加恤使之艱苦不聊其生則是驅之為盜賊也又何禁乎臣叨為民牧目所備見不敢隱默伏望
聖慈矜察早賜處分措置施行
一本州有習俗之弊婚嫁喪祭民務浮侈殊不依做禮制娶婦之家必大集里鄰親戚多至數百人椎牛行酒仍分綵帛錢銀然後以為成禮女之嫁也以粧奩厚薄外人不得見必有隨車錢大率多者千緡少者不下數百貫尚不如此則鄉鄰訕笑而男女皆懷不滿喪葬之

家必廣為齋設以待賓客繼用葷酒而散物帛倘不如此則人指以為不孝富者以豪侈相高貧者恥其不逮往往貿易舉貸以辦若力有不及寧姑置而不為故男女有過時而不得嫁娶親喪有終制而不得葬埋者皆是深可駭也訪聞泉福興化亦有此風而此郡特甚臣嘗詢之雖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於流俗莫能自革臣職在宣化敢不諄諭覬其悔悟所愧無德格之誠難欲聖慈特降睿旨於福建路雜格令内增立約束為之

節制而禁止之庶以厚風俗且使不困於浮費非小惠
也
一契勘本州即日見管屯駐外州軍兵士一百四十二
人數內二十一人在州執役一百二十一人各係監司
及屬官等處白直並只於逐處陳狀乞作本州屯駐之
名移文前來勘請添支錢米是雖有屯駐之名實不曾
親到役計前項見管人數除身分月糧外一年添支米
九百餘石錢五百餘貫此外又於監司州軍添支口券

是一卒有三色請受也當此公私匱乏之時豈容無功之人侵耗如此臣誠不知廂軍屯駐立法本意徒見福建廣南諸軍州目今皆有此弊交互紛然甚無謂耳臣愚欲乞並罷廂軍屯駐監司聽於所部州軍均差白直必不可罷即須身在屯駐州軍執役方許添支錢米亦省費寬民力之一事也

一州縣有時估實直所從來遠矣省司買物用時估見任官用實直物增減則有旬申月申令市司主之法非

不詳密也近年指揮罷去實直見任官聽於私下買物
意欲寬卹市行抑貪吏耳然吏或姦貪何所忌憚況官
無實直明文尤得以賤價取於百姓誠難檢察惟廉謹
畏法者遂為小人所欺往往飲食之物倍直然後能致
而心猶不能自安以不知實直故也臣竊以為非便禁
止姦貪初不在此徒反為之地耳願復舊法庶有關防
但見任官應買物合為之限制仍委市長吏謹察物價
常令實直稍增於市行則亦無不便者區區愚見如或

可採乞降付有司詳酌施行

應詔奏狀 知漳州

准尚書禮部符備奉手詔節文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中外侍從之臣其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詳延於廷諏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者右臣奉詔旨歷思平生所知識之人覬有以仰承休德雖學問文采不無其人求所謂賢良方正真能直言極諫而文詞敏贍足以應科目者迄未有得久稽裁奏臣誠惶

誠懼不知所處除不往更捜訪外竊復思念侍從之臣
以論思獻納為職艱厄未濟變異仍彰陛下側身咨訪
亟圖消弭之方此臣等所當披露心腹竭所見聞庶幾
仰補聖政之萬一亦何暇轉索之於踈遠草萊之士而
望其能言者哉臣誠不自揆姑欲以區區愚意仰塞明
詔伏望陛下廓天地之度霽雷霆之威少垂聰聽使狂
言獲經聖慮雖就鼎鑊臣無所憾恭惟陛下謙恭責己
勤儉宜民聲色不邇問學是好嘗瞻父兄之恥側席仁

賢之求臣實未見聖德之或缺然則變見之異曷為其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自靖康以來天之譴怒甚矣不必日蝕地震之為異也陛下嘗試驗之於心應天之誠其亦有未至耶臣願有說於此陛下昨者慨然念往轍之或非懼天譴之有在於是有建國公之封蓋將以承天意而示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尚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人君之舉事惟上有以當天心下有以合天下之公議而幽

無負於神明則在誠以行之而已倘非發於誠心而曰
姑若是云耳則有始而無卒者有矣曾不足以服匹夫
匹婦之心而况可以動天乎臣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
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使四方萬
里乃至九夷八蠻皆知陛下此舉出於誠心而志先定
矣異時雖有百斯男不復變易此於聖德豈不光哉豈
不大哉是誠足以答天意而轉禍為福感人心而變逆
為順彼邊徼聞之亦將慕義而率服者矣此所謂行小

變而不失其大常陛下亦何吝而不為乎臣竊以為陛
下之失得獨在於此置此之大而欲飾小善行小恵以
消天變非臣所敢知也且作善降祥天鑒靡忒自古命
以義者後世子孫往往復受天命如仲雍避季而壽夢
有吳宣公立和而與夷有宋之類是也臣非敢以此為
說辭欲陛下知天理之昭昭如此孟軻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陛下方求直言極諫臣故敢以
堯舜之所為望陛下伏幸聖慈未賜狂瞽之誅而加采

納馬實宗社生靈無窮之福臣不勝惶恐戰越待罪之至

議鹽法申省狀 知漳州

某檢會本州即無蔡端明前件事但不得見當時所建明本末然目今利害大槩可見者盡行禁榷官雖獲厚利而盜販者終不可止徒使獄訟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長食貴鹽耳雖行之已數十年謂之良法則不可也或謂法禁如此猶慮未嚴若聽其販賣如漕計何是不

然禁榷之法雖在今以舟船若步擔私販者所過鎮務
罰重稅以斂歲額蓋實利之而未嘗禁也惟是千百爲
羣持仗部押山行而遠販者實與官爭利巡尉斂避初
不敢誰何此其所從來遠矣此屬未嘗不得志是禁榷
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爲愈弛之則人得而販其價
自平姦民不得擅其利矣大抵法欲久必本於人情而
行法不可以自欺名禁而實未嘗禁非自欺而何法行
而使姦民得志良民受其獘豈人之情也哉若許下四

軍州鹽戶輸官之外量納官錢自在煎賣上四軍州商旅量納官錢自在轉販前日一切抑遏乞覔之獘不得復行是誠公私皆便省事省刑可以經久行也惟鎮務不復可收重稅然量納之數前日所無以此准彼必不止於相當則於漕計何害蓋量納雖不多取要納者既衆歲計之自當有餘蔡端明所謂獲利一兩倍殆以此然此說不足深求若以利入倍多為主則雖更張之不能善此不可不謹蓋自元豐初蹇周輔為轉運使講究

累年關防周悉無非以便民為名而實欲盡收其利故利未盡得而姦民自是得志以至於今為害未艾以某愚見禁榷招盜其理明甚盜不可以兵止倘有以消之於無形之中則善耳

契勘本州鹽團伍所歲管煎鹽一百八十萬斤除二十萬斤應副汀州般請外分賣四縣産契等鹽甫得敷足認納諸司錢三萬三千貫亦可了辦此外若聽百姓納錢通煎在本州分私別無未便將來鎮務收鹽錢税更

令別項樁管便見有補惟是上四州軍出賣處販者既多尤須措置若只用平價多中收息甚善如因出賣處販者敷產戶則其弊又甚於禁榷元豐間嘗差上等戶充鹽鋪此亦不可行乞照會

轉對乞禁遏糴奏狀工部尚書

臣聞昔晉饑使乞糴於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丕鄭子豹在秦有怨於晉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晉

之粟故後世莫不以秦伯為有德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也猶貴於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高田多不收今舊穀將没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欽望聖慈申飭諸路監司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富民毋得閉廩須價庶幾通融相賙急而國無饑民誠一時之急務也

高峯文集卷五

高峯文集卷六

宋　廖剛　撰

進故事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進故事

前漢武帝紀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

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
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
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
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
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
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

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令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觀自古人主欲命令之行未嘗不用賞罰為先然施於薦舉之當否每見其僅存而終以廢弛豈以賞罰為不足以勸懲者哉大抵徒以求賢為美事而不

知其真為急務故薦者不以為有功而不薦者不以為可罪而謬舉者又以為適然其情為可恕此賢才所以淹滯不為世用而姦邪之徒得以肆朋比之欺凡以求之之誠不至故也恭惟陛下寢寐賢哲方詔從臣各舉所知丁寧懇惻德意誠至羣臣孰不感激務使搜選期於盡得天下之俊乂以復陛下然所貢賢者必有賞不賢者必有罰董仲舒嘗為漢言之所不可廢也元朔設法若是其嚴而終武帝之世以薦

賢失舉被賞罰者不知凡幾何人豈但為文具耶夫惟加至誠信賞罰則薦者不敢苟而所得無非賢矣所得皆賢然後篤信而專任之不使小人得以間焉則賢者得以盡其才又何功不成何治不舉君子之道於是乎得矣

十二月四日進故事

唐貞觀三年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

安能佐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

奏者乃關僕射

臣聞人主之責在於論相宰相之職在於求賢古今不易之道也夫深居九重其尊如天何由知天下所謂賢者而進之雖在廷百執事之賢者亦無自而詳知之訪之左右近習則不可然則如之何亦屬之於相而已矣是故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為是故也若夫為相者必知相之職果在

於為國家求賢分職授事使之各盡其才以共治天
下譬猶梓匠之作室乂負偃植之材各有所任斤鋸
斲削之工各有所施為梓人者審曲面埶指使而羣
工役焉蓋無所勤勞而室已成是為得矣故李克知
魏成子之當相以其能為國得賢也陳平不知錢穀
決獄之數而不以為愧蓋以卿大夫各得其職為已
任故也非知相之體耶夫以貞觀方㳙之際國家閒
暇若不必求賢為急亦不必細務之不暇治而太宗

所責任宰相者如此然則況於多事之時乎

十一日進故事

唐貞觀四年六月發卒修治洛陽宫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宫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獘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

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處亦無傷也

臣聞人君之愛民也惟恐其厲之而常失於不察人臣之愛君也惟恐其違之而常失於不忠夫人君凡欲有所為天下爭趨之有過之無不及也彼徒以奉上為心而不暇顧民物之利病一或告戒之不嚴檢察之不至則耳目之所不際斯有受其弊者矣故雖

愛民而常不免於厲之也何謂失於不忠夫人臣受命以興事於外孰不欲利國便民置君於無過之地然而志或牽於榮辱之私設若有所營繕必將宏侈是圖以求媚其上而悅之斯不以其道矣故雖愛君而常不免於欺之也若太宗之與元素蓋審乎此天下初定君臣相與警戒謂役瘡痍之人治宮室是遵亡隋之覆轍而過之將與桀紂同歸於亂其臣極言之而無所諱其君亟從之而無所吝此貞觀之治所

以日感一日而後世莫之及也茲者鑾馭念會稽之
久駐將幸武林方遣使經營而訓詞懇惻深戒擾民
蓋視唐宗為先見矣然期限迫則民力或苦於役作
材費廣則民財或竭於供輸事勢有不免者雖將命
之臣率皆忠良不忍以側媚欺陛下其如凋瘵之餘
不堪重困易以怨嗟尚不可不察也且武林非可久
之地陛下志不在焉因陋就簡可也臣願陛下降咫
尺之詔申勑使者若杭之守宰深責之以無擾且使

敷告其民而慰安之庶知陛下不忍困吾民於無益

凡皆不得已耳

十六日進故事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

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臣嘗考唐德宗建中之際方事征伐苦軍實不足乃暴賦橫斂以繼之如稅間架除陌錢之類無所不至故愁怨之聲聞於道路時陸贄奏疏其畧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矣嗚呼理之所在不謀而同若文侯之詔其臣贄之告其君者可不謂萬世之龜鑑耶且夫緣軍費而取於民固有不得已者如今日國家之事是也然而要當去冗濫察偽冒抑僥倖不以涓涓之積淺之於浩浩庶乎其可也蓋取之多得而不究其所從則若文侯所謂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泉布十倍不可不監也取之多傷而不慮其所終則若陸贄所謂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不可不戒也何

則君民一體爾手足病者心志必不能寧民且貧困
愁苦而不聊其生矣君獨得安乎哉故易剥之六四
曰剥床以膚凶以床者膚之所依也剥床不已必侵
于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剥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
切近災也是以聖王之用民財也皆如民之膏血視
之雖欲不敢妄取雖用不敢妄費雖喜不敢妄予故
節以制度凡皆不得已而後用則民亦樂為之供億
矣書曰萬民惟正之供謂是也為天下者可不法諸

二十四日進故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

辟居州獨如宋王何尚書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臣嘗竊謂人君端拱嚴廊之上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或書於左以謹其動或記其右以謹其言彌縫袞職則有持議之諫臣振肅朝綱則有執法之御史相與謀謨賛襄交修夾輔宜亦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然

而穆王之命太僕正丁寧告戒若是其詳且至豈以公卿大夫爲弗克祇厥辟哉是不然大臣之進見也有節而僕臣則起居之與親廷臣之獻説也有時而僕臣則出納之與稽巧言令色則貝善諛便辟側媚則善惑是故不可不簡也蓋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齊之傅不如衆楚之咻惟吉士乃弼后於彛憲若憸人則迪上以非典矣故雖文武之齊聖昭令聞於丕顯之謨有迪教之四人敷大德於丕承之烈有同

心之十亂亦曰侍從僕御罔非正人是知穆王之切
責伯冏孟子之為宋王慮非苟云也後世之君不知
以聖哲之訓為左右近習之戒徒樂其輭熟而不加
察焉卒以失德而取敗者多矣無他所漸者非其道
也嗚呼由周文武觀之雖聖德之君庸可忽諸

二年五月十三日進故事

前漢杜欽傳云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

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享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嘗不由女德是以佩玉宴鳴關雎歎之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

臣竊謂宗社重事莫重於繼承陛下聖明超越前古雖春秋鼎盛未嘗不切切以是為念實九廟億姓之

至願也然事有至理求諸已者未盡徒欲為不已之
計亦未之思也臣聞土之積也不崇不足以興風雨
水之積也不深不足以生蛟龍凡變化之所為其積
之貴於厚蓋如此故欲蘖之榮者必培其本欲種之
實者不槁其苗一日之暴能勝十日之寒者也是以
聖人清心窒慾葆精嗇神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日
常多為是也陛下誠鑒古人所謂威儀之節壽考之
福與夫佚欲之生害也試居内之日一月之間纔一

再馬如是疑不過三四月必有夢熊羆者矣乃所以固壽命之本根謀嗣續之要道也臣不勝區區願獻愚衷輒忘瀆尊之罪惟陛下裁擇

五年五月初一日進故事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

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聞君子之養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況為人上者語黙動静繫天下之觀感乎故書稱文王武王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人君之動則當爾也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人君之言則當爾也曷敢嘗為人而作輟哉如劉洎之言善則善矣然若徒以善惡之名動太宗是使人主惟名之䘏耳未廣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故君子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使史官不記天下人復不記而其應違如此言行之樞機可以不謹乎哉

五月二十二日進故事

司馬光紀聞云國朝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閭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之爭尤甚是時

文彥博為相罷籍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陜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不得去且云陜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萬貫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陜西之民由是稍蘇

臣嘗聞太宗皇帝嘗曰兵雖衆苟不檢閱與無兵同誠哉是言也夫兵不檢閱豈徒冗食之為民害彼誠疲懦無用則聞敵先恐遇戰輙潰是其敗吾事何可

勝言皇祐揀法之舉真可為後世法也或曰時異事異且如今日諸將之兵大抵皆烏合之衆汰之則無所歸豈承平時籍民為兵之比臣應之曰古者兵有上中下駟不必同也程其技能而等第之亦在主將而已不能戰者以為下軍使屯耕而優分之粟獨不可乎若謂諸將所部皆貔虎之士不可得而揀汰則無是理在朝廷斷而行之耳豈惟少蘇民力師老糧乏之患在朝夕今日之務莫此為急惟陛下留神焉天

下幸甚

九月十四日進故事

唐薛收傳太宗入觀隋宮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牆商辛以亡階土茨茅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虛是矜以及於禍亂何此之能保哉太宗重其言

臣嘗竊謂薛收非善對者也夫煬帝以奢虛亡國與

商辛秦皇無以異太宗既知之矣徒贊其言奚益人臣欲進德於其君當隨事有所啓沃收胡不曰創業之君起於艱難故未嘗不儉苦其侈心之動多在於守成之君如隋高祖最尚朴素一傳而為煬帝而窮奢極侈已如此凡以坐享安富欲敗度而無所忌憚縱敗禮而無所儀刑故也然則人主身自創業知儉非難但當作事使子孫可法耳故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然後可以垂裕後昆一以禮義子孫豈遽至於

窮佚欲以取禍敗耶若隋高祖者徒儉而已未見其能訓臣故曰收之對未善恨其無以警太宗也

六月初三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太宗皇帝嘗曰大凡有國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吕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隆則君子道長及其將衰則小人在位

臣嘗竊謂吕蒙正之言殆以天廢人非正論也夫君

子小人以類而進人君誠用小人則舉朝皆將小人而亂以作矣時運之所以盛衰乃繫乎用人之得失而曰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然則亦將一聽其自爾耶考之於易小往大來則有君子道長之象馴致而為否亦辨之於早而已矣故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者其弊在於邪正不明而無以辨其邪正故也君子小人雜然並進不復甄別則小人得以巧濟姦合

黨締交而其類實繁君子固恥與之比肩望望然去之而立於朝者寡矣何則小人立於君子之間如木之有蠹苗之有莠蛇虺之在居室終必敗類肆毒而後已豈容君子之多也哉因人主樂軟美而厭規切則以諂諛之言間之欲變白為黑誣詆中傷則以疑似之迹投之欲迎合快意一網而速盡則以朋黨之說去之此不可不察也從古以來治少而亂多者職此之由耳可不鑒諸

十一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司馬光紀聞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仁宗皇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臣嘗竊謂朋黨之名實生於君子而成於人君何謂生於君子蓋天下有正理凡謂之君子則必共由是理故其出處論議往往不謀而同不約而合則其立

於人之朝也亦豈有異趣哉是以小人指以為朋黨也何謂成於人君夫君子小人雜然相間於前人君初不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姑媕婀而兩成之是以君子成君子之黨小人成小人之黨卒之憤惋切齒而其牢終不可破以致於敗壞國家與之共亡而後已是則人主之過也何則彼是此非之說雖若難辨要能察情觀事以理揆之則亦安所逃乎今夫直道而事人君子也小人則以阿順為愛君本義而賤

利君子也小人則以掊克為敏於事君子無所爭難進而易退小人固寵保位一與人校則必巧肆詆陷期於勝而後已以類推之雖情偽萬態而其大致然耳人主為虛其心而辨之於早則君子小人得矣不必致疑於黨也若偲偲然以朋黨為慮則任賢不得不貳去邪不得不疑疑貳存於胷中是使小人得以乘間抵隙而衆君子不復容於朝矣此甘陵二部之釁牛李白馬之禍所以遺萬世之恨也臣竊以范仲

淹歐陽修司馬光皆本朝元臣其所論朋黨之事如
出一口大槩皆如臣所言而修所著朋黨論五代史
書六臣傳後尤為深切著明臣願陛下書於屏幪間
以為鑒戒實宗社萬年之福也

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太宗皇帝至道三年陳潁二州有饑民上曰
朕為民之心至矣蒼生福薄遂致天災流行廩食不充
朕夙夜思惟救民防患之術聞京師豪民藏粟幸其災

歉以邀厚價亦嘗諭教俗未能變豈教之未明將牧民之官不能宣道詔旨而豪縱無知耶朕法天撫育固無間然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堯湯之世所不能免惟聖帝明王修德於内修政於外是以雖有饑饉而老弱無溝壑之患壯者亦不致於流為盜賊凡以備之有素救之有術耳臣竊以去歲旱熯為災除行朝輔郡浙西一帶豐稔外自浙而東江東西湖南北往往

赤地相望而比閭食糟糠者皆是而流離道路間相
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所在州縣不惟無以賑卹之
催科急迫尚如平路畧不少寬近聞中等上戶僅有
食者亦不免逃移深可駭也夫周官大司徒以荒政
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十有二曰除盜
賊蓋必先散利以救之薄征以寬之至於索鬼神則
所以聚之者無不備至然後可以言除盜賊設待之
者未至則盜賊固未可除也何則老弱無食有死而

已若壯者則必不肯死聚為盜賊勢則使然烏可以遽責之哉是以聖人之政必為之周慮而備卹之者如此臣願陛下詳奉祖宗寶訓申敕牧民之官寛其賦租盡發倉廩與民間之有餘粟者量地遠近通融救濟庶幾饑民稍得食而盜賊亦可消弭矣此所謂法天撫育罔有間然者也生靈幸甚

九年五月初七日進故事

唐李絳傳憲宗曰諫官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一二人

絳曰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四五及將以聞則憚而又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臣謂李絳之言姑欲釋憲宗一時之怒耳如謂天尊地卑君臣之勢難合每如此則不可也夫至理所在猶芻豢之悅口人臣之進說誠有當於人心切於事情亦何難聽之有當於人心切於事情而不聽則庸

君耳不然則進説者其誠不足以動人主耳言出於愛君之臣而君非庸常不材之資又何至每以為難如此古人譬以石投水又云從諫如轉圜曾何嫌疑之有是則聖君賢臣相與之道也

八月初三日進故事

三朝寳訓淳化四年東窰務請以退材供薪詔使臣閱視擇可為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使司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力乃以供爨亦可

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無有遺棄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於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

臣聞謹乃儉德惟懷永圖自古帝王之盛德未有不以勤儉為先是以必仁民而愛物仁民則不忍其勞愛物則不侈其用所謂暴殄天物以奉一己之私者無有也夫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下逮鳥獸草木蟲魚必使之各由其道各得其宜則帝王之

治舉矣太宗皇帝仁民愛物之至史冊所書不可殫舉如以木為牀分賜近臣所費幾何而必以退材之可薪者擇而用之其儉德可見矣又若官造弓弩屠牛至多乃令惟縱理用牛筋餘悉以羊馬代之歲省牛筋可千萬計之窑務深院每歲賦民蒿數十萬乃令以木柹代之遂減折科之半嘗有油衣帟幕已敗壞者有司悉欲毀棄因令染院染練改製得旗幟數千凡此皆有司之事耳而仁民愛物之意無所不及

而況大於此者乎是皆可為後世法也

九月二十三日進故事

石介唐鑑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内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進接武而退何由辨得賢臣而用之何由辨其姦邪而去之對曰賢臣與姦邪迥異耳非為難辨也在人君密審而熟察其可見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者好直訐君之失者好忠謀不避死者好補時政之闕者好不從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復為當朝正人之

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譖毀者為宮掖嬪后之所憎惡者此則賢臣也其好隨君之意順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詭隨而從衆好循默而不言復不為朝廷正人之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薦引者為宮掖嬪后之所稱美者此則姦邪也君以此察之賢臣姦邪甚易知也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曰此家事耳何須謀於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實封張九齡奏為不可李林

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覩之皆以為九齡賢林甫姦而明皇怒九齡不順已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内罹毒國祚將傾豈止誤已千里也任人之際可不察歟

臣聞人主之職惟在於用人用人之辨君子小人而已察見其為君子而用之察見其為小人而去之則人主之能事畢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聖帝明

王以此而已然而時君世主每於此不能者何哉非哲不足以知人則顧治之心不切未能勝己之私故耳蓋君子小人揆之以道考之以事固不難知而闇於理者或不足以知之亦無足怪若夫無顧治之誠而有輕天下之心則於君子小人不必不知也惟悅其順己者故於君子終不能用於小人終不能去此則為可罪也明皇是已明皇嘗謂林甫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是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也非有輕天下

之心而何故後世有願治之誠者當以明皇為戒也

十年二月二十九日進故事

三朝寶訓咸平二年真宗謂張齊賢曰賞罰二柄乃馭臣之銜轡不可不謹誤賞其功猶或庶幾乎若罰不當人何告訴尤宜重其事

臣伏覩自祖宗以來明謹刑罰惟恐濫及於無辜忠厚之至古無有也而近時奉法之臣容有未能體朝廷之意者臣嘗竊有恨焉夫有諸路監司朝廷委以

監察官吏之能否功罪而行賞罰者也往往自謀太
過而不暇於謀人如一司有所發摘諸司必劾奏相
應惟恐後闕時初不闕之果有罪與否也規免
失按之責而已設有無辜闕文劾之從
舉將傳致其罪無復有清脫者此最今日闕宗
皇帝亦嘗謂宰相曰近者諸處奏陳官吏闕
挾愛憎自今當令明坐功過三數條以驗虛實臣
願陛下申嚴明坐之禁不許劾奏相應則無辜者庶

獲免矣是則祖宗之美意也

高峯文集卷六

高峯文集卷七

宋　廖剛　撰

辭免

辭免缺

辭免缺

臣准缺告以臣缺

作官兵不至事缺

揮蒙貸缺

辭免兼侍講

臣伏准四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講春秋者竊惟侍講之職蓋將發明聖經淵奥之旨以上裨緝熈光明之學自古非博洽洪儒著名當世者不以充選如臣凡庸初乏術業且復年齡垂暮昔所涉獵遺忘殆盡乃使接跡諸儒侍經帷幄期以爝火之微助日月之光輝詎克勝其任哉況春秋之書先聖人寓意於一筆削之間以待天下後世其或智未足以知聖人之心則亦

多見其肆臆說以害正理王通所謂三傳作而春秋散是也又況不如丘明公穀輩乎又況每下如臣之淺陋者乎是以聞命震懼不知所謂而輙自列也兼臣近以氣血衰耗左足發痛屈伸步履有妨見在朝假多日方圖剡奏乞骸骨歸田里重惟君父之恩天隆地厚區區不勝犬馬戀主之情猶欲俟疾稍間乞一賜對披瀝肝膽庶幾睿明亮其甚非得已俯賜矜從此意未伸遽復有此恩命臣誠憂恐無以自處伏望聖慈姑賜追寢所

降指揮使臣少安愚分得以徐為去就不勝幸甚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

臣今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聖人策士大夫以名蓋所以旌有德表賢能以為天下勸者也苟德業無取事功蔑聞詎可以倖得之哉臣猥以庸材濫塵法從周旋省部無補絲毫屬嬰殘疾乞解職任實欲便已私耳蒙恩假守已為厚幸所不敢辭者有

民有社可以布宣德澤庶幾不為素餐若聯榮學士寓直西清是為峻職臣何為者遽敢冒此寵數朝廷職名自有次序必揚歷華近聲績久著者然後以為學士況臣叨遷二卿纔三數月退省愚分憂非所安所有上件職命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收還誤恩庶協公議

辭免御史中丞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以恭依指揮赴臺供職外竊惟御

史府實法度紀綱之所在而中執法於今惟長官自非負髙明之才剛大之氣通達治體鑒别人材則何以糾肅官邪維持國是選任之重今昔所難臣學植荒蕪智識淺陋曩備臺屬距今二十年巳齒髮衰殘心力殫耗嘗露乞身之請未蒙矜許更賜收召臣仰戴異恩感涕交集控辭不獲黽勉就道兹進對忽被親除非臣衰老所克堪任若更叨竊非據不惟失愚臣量力之義亦恐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成命别授

真賢以副輿論臣不勝拳拳激切之至

辭免工部尚書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尚書日下供職臣聞命震懼罔知所為臣庸懦不才謬當要職朞年自惟毫髮無補久合告罷而況年齡垂暮日覺亡堪遂騰請老之章覬遣瘝官之罪聖慈天覆未忍棄捐更賜撫存俾安厥職仰體至意不合喋喋拒違然而方深愧惕彷徨未知所措忽奉睿旨乃復有此

寵命區區之心其何能安竊惟起部之長自古不必備惟營宗廟宮室則暫置已乃省去今猥以癃老無用之人尸之豈適有不已之事而真乏之人耶重念臣至衰謝惟是退處田里休養羸軀以待盡則其所願伏望聖慈收還誤恩從臣所請許守本官致仕庶安愚分

乞出

起居舍人乞出

臣昨在閑廢中蒙恩擢寘郎曹間關未克祇赴蒙就除

本路提刑已復召還遂自吏部郎官入侍殿陛如臣凡
庸叨冒多矣所宜靡捐軀命以圖報稱而臣才識短淺
不能有所建明所職闕然日惟旅諸僕御瞻望清光而
已臣雖不肖亦知愧恥日夜誠不自安重念老母九十
歲在朝既無絲髮之補去家又闕甘旨之奉喜懼之年
人子所惜進退之際義當何如欲望聖慈特垂矜憫除
臣便鄉一小郡臣素居民間庶能宣布德澤綏撫疲瘵
因得不廢親養亦足以示陛下廣孝道器使士類之大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刑部侍郎乞出

臣輙瀝危懇上干天聽仰賴陛下天地之量俯賜矜憐未從誅殛則臣萬幸伏念臣愚陋無堪昨緣朝廷除擢過分招致人言陷於罪籍陛下回日月之照於覆盆之下使淪溺黯闇之迹復得齒於搢紳且又寘之要職備數從臣陛下所以賜臣厚矣所宜殞首碎身圖報萬一雖才力淺短無以自効豈不日夜在念而臣賦分窮薄

不勝寵榮邇來氣體日衰疾病迭作尤苦左臂時時發痛
不可屈伸緣此數廢朝謁深用不遑若不控告君父求
解職任稍存臣子進退之節正恐起居失次或至顛仆不
支為班之列羞取笑士類此臣所以不避誅責輙敢有
請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心察其在朝莫能有補特
賜指揮除臣一宫觀在外差遣使得休養三二年倘未
填溝壑猶覬得盡餘齡以効犬馬之報臣無任祈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乞出

臣近奏具陳乞外任宮祠伏奉詔書不允者臣仰荷聖慈撫存臣子之意感激恩榮不任惶懼然臣區區有不得已者輒罄愚衷再瀆聰聽竊惟天地父母之心必加矜憐未即誅竄則臣之幸重念臣庸虛一介遭遇聖朝特達之知擢寘近列日從諸賢獲望清光於九陛之下臣非木石豈不貪此寵榮所為干冒威嚴求解職任實緣犬馬之齒垂暮衰病日侵所患臂痛正妨朝請故雖

欲長戀軒墀不可得耳况臣自還從班於茲朞歲甲兵錢穀既非所知獻納論思畧亦無補日夜負愧久已不能自安重以賤疾將有顛踣不常之患如此而不引去尚妨賢路是不復有廉耻也陛下亦何以臣為伏望聖慈察其悃愊俯從所請若以為尚可驅策未欲置之閑散願得一小郡為陛下撫綏貧弱禁戢姦宄庶幾可竭疲駑亦不徒費禄廪臣所不敢辭也仰冀乾坤之造不違螻蟻之誠臣無任屏營戰慄激切懇禱之至

又再乞出

臣前具奏乞外任宫觀蒙聖慈降詔不允臣於次日輙復昧死罄竭愚衷再瀆威嚴累日聽候未得指揮臣誠惶誠懼不知所為重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在朝最為衰暮疾病既侵氣體頓弱況復肘臂屈伸有妨若冐寵榮不力引退縱無人言豈不自愧不惟負愧實恐支持不行臣之區區具布前奏伏望聖慈曲垂矜察特賜允從臣無任瞻天祈聖激切懇禱之至

乞致仕

漳州乞致仕紹興八年九月十一日發

竊以人臣之義論其死乃已曷可言歸然而大夫之年至於老而傳亦容自便蓋筋骸既不堪於事任則祿位固宜謝於寵榮伏念臣猥以虛庸誤蒙飭擢亟從冗散躐致高華叨塵令八九年潦倒且七十歲艱難何補空懷犬馬之憂病患相仍況是楓蒲之質形神疲弊氣血衰殘深惟民社之重不可以偷安復畏簡書之嚴空難

於苟免念仲尼戒得之訓稽老眀知止之規輙申螻蟻之誠仰幸乾坤之造恭惟皇帝陛下體天道大育物仁深每加意於臣鄰常俯從其志願伏望矜其衰朽錫以休閒許臣守官致仕兾克收於晚景庶無負於初心矧類南箕曽乏簸揚之助爰瞻岱麓未妨尋抱之除生欠捐軀没期結草

被召命乞致仕八年興化軍發

臣某言十二月十三日伏奉詔書以臣陳乞守本官致

仕不允者頹齡莫制方騰告老之章舊物不遺已降召還之命載頒温詔曲示眷懷顧衰朽之奚堪第兢凌之增劇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初無他技獨守朴忠濫廁跡於禁 廷蔑聞補報獲承流於鄉邑實竊便安既匪李躬年耆而學明又媿百藥齒宿而才壯偶未塡於溝壑寧有覬於桑榆懇悃到愚衷蓋念首丘之無日丁寧天語更令衣家以生輝義不得辭恩將曷報此蓋
皇帝陛下堯仁天錫湯德日新靡求備於一夫欲兼收

於衆善豈謂散樗之卷曲無足取材尚憐老馬之𧿍𧿍
或能知路斷來章之再請使力疾而一行臣聞命靡遑
驅車恐後亦欲效鉛刀之一割敢徒矜敝帚之千金蟲
鼠何心盡託乾坤之造海岳可助誓將頂踵之捐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御史中丞乞致仕

臣輙申愚悃上瀆聖聰臣昨守漳州於前年九月内上
章乞致仕未得指揮間被旨召赴行在既造朝遽蒙陛

下誤恩付以臺事冒昧就職於兹一周星矣空疎無術初乏建明朴拙寡聞鮮所彈擊激懦衰而莫振竭短見以徒勤訖無補於朝綱實有妨於賢路重念臣犬馬之齒七旬有奇蒲柳之姿百年能幾素苦臂疾近覺目昏形既獘而學術亦衰學益荒而語言奚取日虞瘝曠重積罪愆伏望皇帝陛下施天地父母之恩遂草木魚蟲之性矜其不逮亮其不欺特賜罷免御史中丞依昨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末路不負初心臣無任祈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乞致仕

臣今月初七日具奏乞罷御史中丞許臣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未蒙俞允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臣衰朽不才謬當言責日久涓塵無補媿負實深式陳懇悃之辭冒瀆高明之聽敢意天慈未忍棄捐賜之温詔令姑安職臣之庸鄙顧何以稱此仰體眷私殞身曷報重念臣年齡垂暮願歸田里非適今日昨為郡守布宣德澤庶

非素餐已嘗援引禮經叩閽有請今又二年矣齒髮日益凋殘心志日益衰謝而況中丞之職實任耳目之寄凡羣臣之不循法度與事庶之不協於理者必能周知徧察以復於陛下豈容癃老昏懦之人久充此位而已邪是以不避誅殛輙控告於君父乞賜罷免並非卒然欲要勇退之虛譽也實以責任之重非所堪任區區之情可亮伏望聖慈曲垂矜察特賜依臣前奏所乞施行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工部尚書乞致仕

臣竊惟戒之在得仲尼之明訓知止不殆老氏之格言臣塵忝科第叨竊禄食三十有五年矣庸陋不才曾無毫髪補報公家今也精力疲瘵志慮昏塞益覺無堪所宜免官謝事退歸田里之時而乃貪戀寵榮冒居華要久而不去雖陛下於臣覆之如天容之如地未忍棄逐然在臣之進退去就義當如何兼臣近得足疾發歇不時深慮朝謁顛仆失儀取笑士類前日燕殿奏對已嘗

披露愚悃冒瀆聖聰伏蒙矜憐曲賜訓誨碎臣之身何
足論報重念臣區區犬馬慕戀之情豈願違去軒墀顧
臣智識短淺初非可用之才更令久於朝廷終恐尸素
曠敗積有愆尤負先聖賢之戒訓上累陛下知人之明
此臣所以日夜愧懼不遑寧處伏望聖慈矜哀特賜處
分檢會臣前後陳乞章奏許臣罷職守本官致仕臣無
任祈望激切之至

再乞致仕

臣今月初一日具奏乞檢會臣前後章奏許臣罷職守本官致仕伏蒙降詔不允臣上感聖恩惶懼戰越殆無所容然臣初非敢飾說煩瀆聰聽實以氣血衰殘心志凋謝鞭策不前惟是投閒乃愚分之所安是以不得已仰冀陛下推天地父母之心赦其萬死容畢其說重念臣近嬰足疾未獲全安政於趨朝有妨宜去一也近來覺多昏忘深慮職事曠廢宜去二也辱在論思之地不為不久曾無毫髮之補宜去三也日者薦舉失當雖蒙

愚赦罪於義難安宜去四也賢俊滿朝而獨以癃老無用支離於其間塵垢華塗宜去五也頽齡至此若更貪慕無厭夜行不輟必招顛覆之災宜去六也區區輒復披露愚悃干冒天威伏望聖慈曲加矜察特賜依臣所乞施行

提舉亳州明道宫乞致仕

竊以物生天地之間壯無不老道在君臣之際始則有終故禮經著致仕之年而先聖垂戒得之訓事關廉恥

義敢因循中謝伏念臣蓬蓽寒生箕裘末緒濫綴崇寧之黄甲亦既有年叨聯絡輿之清班於兹積歲初為代耕而干禄不圖逾分而冒榮每期頂踵之捐終蔑涓塵之補今則桑榆景暮犬馬齒衰雖自古盛王未有遺年然類彼老人焉能恤遠鐘鳴漏盡適驚田豫之心岩居川觀奚待網成之諷頃者屢貢乞骸之悃輙蒙賜詔之恩深體至仁姑存舊物念坐縻於廩餼重負愧於心顔矧虚羸而長困於河魚惛憒而或聞於牀蟻形神俱弊

溝壑是虞伏望皇帝陛下軫父母之慈垂日月之照曲
矜衰朽理合退休恕其孤大恩而莫酬聽其辭素餐而
告老庶循愚分亦便鄙私既無 缺

高峯文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　均